

吴蔚  
◎  
著

# 柳如是

如是我闻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吴蔚◎著

# 柳如是

如是我闻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柳如是. 如是我闻 / 吴蔚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4.9  
(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ISBN 978-7-5162-0617-1

I. ①柳… II. ①吴…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9732 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图书策划 刘海涛  
责任编辑 石松 刘殊宏  
责任印制 曲静  
发行总监 陈晗雨  
责任校对 姚丽娅  
装帧设计 孟纪原 聂强

书名 柳如是：如是我闻  
作者 吴蔚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100069)  
电话 010-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  
传真 010-63055259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mailto:mzfz@npcpub.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32开 880毫米×1230毫米  
印张 10.25  
字数 263千字  
版本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162-0617-1  
定价 32.00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 目 录

## CONTENTS

### 引子

3

这位称雄于学界和文坛的大名士生平唯一惬意之事，是在花甲之年得到了名妓柳如是，娶以嫡妻之礼，收于我闻室中。既得章台，欣然有终老温柔乡之愿，如黄宗羲所云：“柳姬定情，为牧老平生极得意事，缠绵吟咏，屡见于诗。”情场得意，春风满面。存此佳话，不亦善乎。

### 第一章 柳色独秀，如是我闻

15

晴天时，四顾湖光，一碧千顷，浩浩荡荡，寥廓无涯。濒湖万家，鳞次栉比。江山云物，可见百里之外；雨天时，烟水弥漫万顷，阴霾幻冥，山色争奇于空漾，浩瀚幽渺；月夜时，天高云淡，月朗风清，银光波镜，水若浮玉。游船湖上，水月空明，如凌坐于天地之间，心随波动，兴与月高。

### 第二章 入春惘惘，至今辍吟

45

江南山水之妙，在于淡雅天真，幽闲秀雅，可以避世，可以修静。置身其中，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慢慢感受，悠然品度，方能心旷神怡，飘飘欲仙。而不该是走马观花般地一览而过。此即复社名士冒襄所言：“游人一登烟雨楼，遂谓已尽其胜，不知浩瀚幽渺之致，正不在此。”

当年泖水一别，他曾经跟她约定：“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永不相忘，但绝不再相见。”她常常庆幸那一次松江之行遇到了他，他带给她一份慰帖心灵的感动，然而他随即又如清风般离去，所留下的，尽是最美好的回忆。彼此思念，彼此关怀，彼此会意，但却不再相见，这是怎样一份情感？

## 第四章 吴歌荡桨，一声哀怨

101

谢三宾为了讨好柳如是，可是没有少花银子。坊间盛传他特意在西湖边上修了一座绣楼，构造精巧，绮窗绣帘，饰以黄金珠玉。楼内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杭州人戏称为“藏娇楼”。也许传闻是真的，所以他在听到“金屋藏娇”的戏语时才格外生气。

## 第五章 今宵醉里，风景堪思

125

晚钟清扬悠远，流溢过浩淼的南湖，洒向凡间。有人从钟声中听出了苍老，亦有人听出了年轻。有人为之兴奋，有人为之沮丧。而与大钟近在咫尺的人们，陡然生出一种空明的虚幻来。仿佛今日所经历的种种，不过是南柯一梦。明日一觉醒来，一切便会随风而逝。

## 第六章 明月长圆，劫波难回

145

方丈室位于大士阁最北面，是一处单独的小院落，既是大悲长老的居处，也是他为人说法的地方。低矮的土墙上爬满藤蔓。院子中的

一棵老梨花树已有几十年历史，老干粗壮，枝繁叶茂，树冠如华盖一般，罩住了方丈室的一大半。远远望去，堪称一幅绝美图画——淡淡轻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

## 第七章 留他如梦，送他如客

171

她亦想起了许多悲欢离合的往事。眷念，不舍，实在太多。可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死如灯灭，再放不下的也放下了。红尘中或许还留有她柳如是的传说，然而世间万物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何足道哉。倒下去的一刹那，她看到了墙上挂着的四句偈语：“一年春尽一年春，野草山花几度新。天晓不因钟鼓动，月明非为夜行人。”

## 第八章 紫燕香泥，落花犹重

199

自携李蕊小花密，花瓣白浑如烟，清雅素洁，更胜梅花，远望晶莹如雪，净洗铅华，衬以新透的绿叶，楚楚清新，不娇不艳，风姿绰约。远处则是碧波荡漾的韭溪，近山远水，绿水青山，山翠花白，虚实相映，构成一幅天然图画。人坐在阁中，东风拂面，李花照眼，香气馥郁，沁人心脾，堪称人间绝美享受。

## 第九章 天涯荡子，关心殊甚

233

她怔怔往石凳上坐了下来，心神激荡，如东风拂过南湖一般。无论她承不承认，其实她心底深处对他是有怨的，她觉得他对不起她。这件事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她离开了周府，获得了自尊和独立，而

今已经能从容左右自己的人生；他则四处漂泊，风雨憔悴，不到三十岁的人，两鬓已有了白发。

## 第十章 铜台高揭，汉水西流 265

起初，她也觉得上苍不公，今天下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悲夫同在百年之内，共为幽怨之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反而觉得空间的距离令爱人之间的情感得到了升华——虽知己而必别，纵暂别其必深。冀白首而同归，愿心志之固贞。苟两心之不移，虽万里而如贯。他心中有她，她心中有他，永不相忘，矢志不渝。

## 尾声 305

应诏出仕清廷的吴伟业乘船经过南湖，遥望勺园，一时触景生情，悲从心来。点点细雨，重重平湖。俯仰之间，已成陈迹。昔日复社名士的壮志豪言已匆匆掠过，遗留下来的仅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无奈与荒凉。而他被迫屈节仕清，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

## 寄钱牧斋书 311

## 附录一 柳如是妆镜 312

## 附录二 柳如是作品 313

## 附录三 钱谦益像 315

## 附录四 钱谦益手迹 316

## 后记 神女生涯倘是梦，何妨风雨照婵娟 319

虽知己而必别，纵暂别其必深。

冀白首而同归，愿心志之固贞。

——柳如是《别赋》





# 引子

这位称雄于学界和文坛的大名士生平唯一惬意之事，是在花甲之年得到了名妓柳如是，娶以嫡妻之礼，收于我闻室中。既得章台，欣然有终老温柔乡之愿，如黄宗羲所云：『柳姬定情，为牧老平生极得意事，缠绵吟咏，屡见于诗。』情场得意，春风满面。存此佳话，不亦善乎。



孔子有言：“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实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北宋庆历年间，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名为《朋党论》。其核心观点是：不独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党。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如果君子们联结起来互相扶持，在修身和治国上都更能相得益彰。皇帝应该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大治。

这篇奏章行文从容不迫，气势充沛，被公认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亦是传世政论散文中最佳作品之一。在文中，作者引证了大量史实，来说明国家兴亡治乱与朋党的关系，对君子交朋结党的合理性予以肯定。如此大费周章地论证朋党一说，也从侧面反映出北宋一朝党争激烈的事实。

所谓党争，是指朝中官员为了争夺权力，党同伐异，结成党派，为争取政治利益互相攻击。中国历史上，有两大著名的党争：

一是唐朝后期的“牛李党争”。“牛”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大多是庶族出身，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而获得官职。“李”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依靠父祖的地位而步入仕途，称为“门荫”出身。“牛李党争”的本质，其实就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

二是北宋年间的“新旧党争”。宋神宗时国家积弱，国库空虚，王安石为相后积极实行改革，称为“新派”。但由于新法执行不当，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欧阳修、司马光等重臣反对新法，称为“旧派”。王安石和司马光本是相互仰慕的好友，却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变为针锋相对的死敌，各率一派追随者攻伐对手，争斗不休。两派轮番执政，政策朝令夕改，百姓深受其害，投机小人反倒在其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最终，由君子争原则演变为小人争权力，遂成难解党争之局。

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唐代“牛李党争”加深了晚唐的统治危机，促使本已衰弱的唐朝走向灭亡。北宋“新旧党争”则导致朝堂成了斗场，国事日非，直至靖康之变而亡国。可以说，这两起党争，是直接导致唐宋各自亡国的重要根源。

而明代万历年间的党争，激烈程度比唐宋党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党争的主角，便是被天下人视为“清流”“善类”的东林党。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是癸巳年，亦是六年一度的京察<sup>[1]</sup>之年。此次京察由吏部尚书孙鑮、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达主持，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文选司郎中顾宪成从旁协助。京察结果出来，有大批官员因不合格被罢免，其中有些是内阁首辅王锡爵的亲信。王锡爵当然不肯罢休，指使言官弹劾京察不公，由此引发了轩然大波。万历皇帝事事唯内阁是听，亲自下旨，质疑吏部“结党擅权”。一批吏部官员被罚或罢，顾宪成也在不久后被削职为民。

顾宪成回到故里无锡之后，在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sup>[2]</sup>，自负气节，讽议时政，裁量人物，每与政府相持。他曾愤慨地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对当权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由于顾宪成等东林讲学者以关注现实社会为主，不空谈性命，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并敢于抨击朝政，訾议权贵，符合民众利益，得到了广泛支持，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一时“士大夫抱道杵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亦遥相应和，朝野相通，互为倚势。由是东林声望大振，逐渐汇聚成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时人称顾宪成等人为“东林党”。

在东林党之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皆以乡里命名，各聚羽翼。如浙江宁波人沈一贯以善于奉承得明神宗欢心，遂入阁为相，成为浙江派官僚首领，人称“浙党”。又如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等。这些党派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他们都“务

[1] 明代制度，考核外官称“大计”，每三年举行一次。由县、州、府、道、藩、臬等层层考察所属官员，申报督、抚审核其事状后，造册送吏部覆核。考核京官称“京察”，每六年一次。在京四品以上官由本人自陈功过，上报皇帝，听候裁决；五品以下官由在京各衙门掌印官写出考语，或贤或否，明注事迹，送交吏部会同都察院审定。

[2] 后世史学家多认为党争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东林党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王学质疑》提要说：“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

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门户之祸遂起，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为明朝的衰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而党争起源，看似是东林党人为国为民，大义凛然，其实与唐代“牛李党争”并无实质区别。

明朝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正月二十八日，内阁首辅叶向高上疏陈时弊，称大端有二：第一，时政雍塞。如大僚不补，迁转无期，章奏留中不发，州县官选补积滞等。第二，议论滋多。如朝中大臣互相告讦，各立门户，树党纷争，颠倒是非，不辨黑白。

第一条是婉转指责明神宗朱翊钧不肯上朝，不批奏章，致使各衙门官缺极多，朝政日趋腐败。第二条则指出朝中党派林立，党争迭起。奏疏上后，明神宗依然故我，置之不理。

就在这一年，廷臣树党相攻之炽热程度达到有明以来的最高峰，达到了空前惨烈的程度。

因内阁缺员，需要推选内阁大学士人选。部分朝臣建议改变过去单从翰林院提拔毫无实政经验的词臣作宰辅大臣的惯例，改从地方上有丰富经验的官僚中加以选拔。彼时地方官员中，数凤阳巡抚李三才名声最响。然李三才是东林党重要人物，深为朝中浙党等反对派人物忌恨。这些人纷纷跳了出来，上疏弹劾李三才，全力阻止他入阁为相。如工部郎中邵辅忠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并历数其“贪、伪、险、横”四大罪状。

按照常例，官员受到言官弹劾后，就要辞职回避，等待皇帝的最终裁决，但李三才不但没有忍气吞声，反而“盛气陈辩，不自引去”，从而招来了更多的非议和更深的敌意。

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成为了让东林党人在内阁中争得一席之地，不顾舆论汹汹，亲自致书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极力推荐李三才。然而这两封信被好事者附载在邸报上，在朝野广为流传，结果适得其反，成为反对者攻击李三才结党的重要证据，进而发展到攻击整个东林党。

李三才是否入阁的问题，直接导致了东林党和反对党之间的正面交锋。由于情势彻底失控，李三才只得上书请求辞职。然而他一连上了十五次疏章，都没有得到明神宗的回音。他干脆自动离职卸任，回老家去了。



而明神宗依旧对一切置之不理。内阁首辅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见皇帝依然故我，便自己也辞职还乡。

叶向高离任后，齐、楚、浙三党把握了朝政，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考核京官的京察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无人能够独善其身。太常少卿吴麟徵叹息道：“秀才不入社，做官不入党，便只一半身份。”“社”指文社，如后来的几社、复社等。“党”即指东林党、浙党等党派。

常熟才子钱谦益曾评论李三才一事道：“物议旁午，飞章钩党，倾动朝野。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而门户之祸，移之国家矣。”

万物皆变，世事无常。此时此刻，钱谦益还不能预料，在不久后他本人亦因门户之祸而卷入党争，从此再也无力自拔。日后他所遭受的诽谤、非议等，将远远超过李三才百倍千倍。

同年科考取士，钱谦益本为第一。发榜前一天，钱谦益已收到司礼监喜帖，知道自己将成为头名状元，喜悦之情可想而知。然而次日唱名典礼，湖州归安考生韩敬摇身变成了状元，钱谦益仅排第三。一时间，舆论大哗。

原来一切都是考官汤宾尹在暗中捣鬼。汤宾尹中过解元，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以榜眼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内外制书诏令多出其手，号称得体。朝中结党之风盛行后，汤宾尹成为宣党首领，在党局中树赤帜二十年。他曾在家乡宣城强夺诸生施天德之妻为妾，施妻抵死不从，自杀身亡。汤宾尹弄出了人命，引起公愤，在家乡实在待不下去了，只好到浙江避风头。旁人不齿汤宾尹人品，对他均是退避三舍，唯有富家子韩敬仰慕汤氏文名，拜他为师，恳求指点文章。汤宾尹由此对韩敬另眼相看，视其为心腹门生。

韩敬字求仲，号止修。其祖父曾为邑中皂隶，为人宽厚，以行善闻于乡里。曾经有一酷吏任其长官，要求对犯人用刑时，行杖必须三杖见血。韩祖父为执杖者，为了减轻受杖者的痛苦，便暗中在刑杖底部钻一小孔，灌猪血于其中，再以竹片封上。每次行杖，常常不及三板，便有鲜血溅出，长官极其满意，而犯人少受了许多苦楚。韩父名韩绍，是嘉靖二十年

(1541年)进士，官任长乐县令时，韩母在县署生下了韩敬。韩绍以为政宽善闻名，后官至太仆卿。韩敬自小天资颖异，被其父目之为千里驹，以为非久居人下者。

韩敬成人后，文才出众，然偏好纵横之学，且溺于声色，时人毁誉参半。其又好佛学，通释典，曾追随莲池大师，放生于西湖莲胜社。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二月会试，韩敬发挥得不太好，成绩平平，其试卷被阅卷官淘汰。刚好汤宾尹以庶子任本科同考官<sup>[1]</sup>，遂利用职务之便，将韩敬的落选试卷捡回，使得韩敬通过了会试。

当时万历皇帝不理朝政，中官权势极重。汤宾尹又出重金贿赂司礼监秉笔大太监，最终在殿试时用韩敬替下了钱谦益，置为一甲第一名。

钱谦益本是众望所归的状元人选，反被才学不如他的韩敬居于其上，心中自然愤愤难平。好在他虽仅中探花，却受到诸多东林党重臣赏识和重视。按照惯例，钱谦益被授翰林院编修一职，吏部尚书孙丕扬亲自拉着他的手，“以古名宰相期许”。他自己也是豪情壮志，以成就一代名相为人生目标。可惜的是，他正式步入仕途仅仅数月，便因父丧丁忧归乡。

但韩敬代钱谦益为状元案并未就此结束。次年京察，有人揭发了这件事，引起满朝议论，汤宾尹被罢。韩敬也处处受到排挤，在官场上实在混不下去了，只得称病辞官归家，前程尽毁。他不怪自己作弊行贿在先，反而迁怒于钱谦益。宣党、浙党亦因钱谦益与东林党亲近而衔恨。于是这起当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科场作弊案，成为钱谦益与浙党构衅的起始，后来更是成为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噩梦。

钱谦益守丧期满后，正逢东林党人纷纷被罢官谪外，他当然未能获得起复，一直闲居乡里。直到十余年后，万历皇帝病逝，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等被重新启用，钱谦益才得以官复原职，回朝任翰林院编修。

钱谦益时年三十九岁，年近不惑，已是今非昔比，才学兼资，藻思洋

---

[1] 庶子：官职名，官正五品，作为词臣迁转阶梯。同考官：历来科考考生众多，正副两名主考无法遍阅全部考卷，所以按照惯例还要另外选派十余名考官，称为“同考官”，又叫“房官”，负责分房阅卷，先筛选考卷，有看中的，再依比例向正副主考推荐。

溢，俨然为文坛领袖——其诗学杜甫、元好问诗以树骨力，学苏轼、陆游诗以行气机，学李商隐以运用词藻与比兴，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排排，洵大雅元音，号称“诗人之冠冕”；其文纵横曲折，奔放恣肆，对转变与振作晚明文风有积极影响，号称“当代文章伯”；其学问渊博，涉猎子、史、文籍与佛藏，贯通古今，包罗万有。早年撰《太祖实录辨证》五卷，立志私人完成国史。时人称“虞山<sup>[1]</sup>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对其史学才能极度推崇。钱谦益在名扬四海时再度应召回朝，为天下人所瞩目。他本人也是意气风发，有意大展拳脚。

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钱谦益出任浙江乡试正考官。浙江经济文化发达，名流荟萃，才子云集。钱谦益春风得意地来到江南，欲将本地俊杰尽数收揽于门下。殊不知，他的对头还没有忘记二十年前因韩敬作弊案而结下的梁子，时刻想要报复。

考试前夕，有徐时敏、金保元二人自称是钱谦益门客，向应试士子兜售关节，即与考生事先约定好暗记，策划科场舞弊。由于参试人数远远大于被录取人数，僧多粥少，不少士子便企图用作弊来求侥幸，多有花费重金买取关节者。嘉兴考生钱千秋买到的关节是“一朝平步上青云”，卖关节者称他只要将这七个字置于每段文章的结尾，考官就能识别他的文章，将他录取。发榜时，钱千秋果然金榜题名。

时隔不久，有人将舞弊情节公然透露出来。甚至在钱谦益得知事情经过前，浙江乡试舞弊的种种内幕就已经在北京广为流传。礼科给事中顾其中听到风声后，调出了钱千秋原卷，果然发现内中有“一朝平步上青云”七字暗号，遂写了一道奏疏揭发这一科场舞弊。

钱谦益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亲自召来钱千秋询问经过，这才知道确实有人冒用他的名义向钱千秋高价售卖了关节。他料想是有人故意布局陷害，为化被动为主动，他急忙主动上疏检举这件事。

刑部调查审讯的结果是：假冒钱谦益名义出卖关节的徐时敏、金保元

[1] 虞山：位于今江苏常熟西北。此处指代钱谦益，因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世称虞山先生）是常熟人。

发往烟瘴之地充军；钱千秋革去举人功名，并依律发往东胜右卫<sup>[1]</sup>充军，后遇赦还乡；钱谦益与本房试官郑履祥确不知情，但有失察之罪，各罚俸三个月。

钱谦益虽然最终化险为夷，得保官位，但怀疑这起舞弊事件并不是那么简单，涉案的徐时敏、金保元只是普通人，如何敢胆大妄为地冒用朝廷官员的名义售卖关节？他怀疑背后还有黑手。

正当钱谦益想要进一步深究的时候，徐时敏、金保元二人在狱中离奇病故，事情遂不可查。虽然有人暗中告密是湖州府归安县人韩敬和嘉兴府秀水县人沈德符联合策划这件事，可终究没有证据。钱谦益深感政敌窥伺，疑忌环伏，遂称病引退。

彼时科场舞弊已司空见惯。加上涉案者死的死、走的走，这件案子很快被人们忘却，就此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两年后，盛名在外的钱谦益又应召赴京，以太子谕德兼翰林院编修充经筵日讲官，历詹事府少詹事，纂修《神宗实录》。

彼时朝中魏忠贤一党与东林党争斗正烈，钱谦益这次入京亦是处境不妙。御史崔呈秀作《东林党人同志录》，以钱谦益为党魁。左副都御史王绍徽作《东林点将录》，点钱谦益为“浪子燕青”。他只在任八个月，便被御史陈以瑞弹劾，又一次削职，不得不悻悻地离开了权力的中心。

在归途中，钱谦益作诗道：“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塞驴情。”表达了对前程的心灰意懒。又有诗云：“耦耕旧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荷锄。”茫然自失下，似乎也是想学昔日陶渊明一般归隐田园。然而他自小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有强烈的入世之心，心中犹自有一股不平之气，渴望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等钱谦益再度以东林党魁身份被召入京时，已然崇祯皇帝即位了。他欣喜若狂，当场写下了《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一诗，诗中有“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句，可谓得

[1] 东胜右卫：今河北遵化。